

書諱嬪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群諸兒  
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書也內外之姻未嘗  
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為之笑及  
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  
匕筋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  
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位之三年吳越忠懿  
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  
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  
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為政有治迹詔書褒之  
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祕書丞監在京商稅

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  
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為  
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  
府界諸縣入為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  
獄為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  
監生與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  
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  
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為文章履其身以  
儉約不妄自為進取其官業行己之方一皆自信於  
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為而時之人亦以有



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歎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孰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穎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旣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媮窳

爲文章在位稍以爲患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矣而又下詔書勅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略縣男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隱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旣貴贈其皇考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蔭其男長曰洎明



州觀察支使次曰濬江陰軍司理叅軍次曰泳漸沅  
渢皆將作監主簿既終又蔭二孫某官其餘之及  
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族  
顯於漢為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汝晉戕賊一作  
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  
然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冥鄉  
魯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  
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瘡裂  
焚蕩翦雉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  
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嘗有德於漢

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  
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  
其葬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  
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  
漳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  
府君初名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  
銘曰

揚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  
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  
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



承其先而葬也塋于一作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頴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為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

喜訟家家自為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偃篋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贖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贖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鞠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懼之吏疑互諫公堅不回鞠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其所皆是然後謹一作數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



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為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閩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疑皇妣李氏

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彊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者為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為歐陽氏漢世有仕為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為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



於唐皆為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為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柳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倣世家吉州又為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為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脩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終于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虎原公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主簿再調開封士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器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大常丞會鹽鐵上言建安茶稅不充請擇材臣幹其任公膺是選歲增四千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擢知饒州連典蜀福二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權三司判



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  
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  
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性明  
察凡爲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面質其罪有寃者立  
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  
治聲亦用此爲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接士類不  
以年耆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  
娶李氏再娶水丘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  
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沔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  
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沁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州

支使宋齊古次早天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祿寺  
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溫郊社齋郎陽山子師  
良師儉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  
八十其齡三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  
兮嚮用茲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姓出晉大夫童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  
有子曰沆能略言其世曰吾家爲燕人十三代祖儀  
爲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  
氏義聞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仕僞



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祿于朝然卒於不得志今其葬敢再拜以請予為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學為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子諒闇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又將幸真定君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為屏左右聽其說矍然而悟將拜某官既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悅曰且可以職縻之以為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

還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溫州天富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祿邪凡世所謂材者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為也已乃受命凡治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錄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為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埽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埽爾請君兼護之君疏河為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埽去滑人無水思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



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稅餘年課為最召還在道用祀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閘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為端州兵馬監押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閣門祇候有司限例不行得溫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溫州聞黃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即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于建平坊享年五十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葬朝

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布衣飛箝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足邪蓋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乎胥君永矣茲阡

內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為時顯人天聖明道間



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內仁其  
家其爵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祿其族子官者三十人  
公於一作于太保諱景之廟為曾孫太傅諱溫瑜之廟  
為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為第五子少以簡肅蔭補三  
班借職九遷內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為人果  
毅質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為文詞仕雖不章  
官能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  
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  
木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  
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搖喜倡事以相驚諱遂

緣為亂公為兵馬監押旁郡時曰盜將大至公能以  
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泗州乞留不克知河  
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  
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  
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福露副使杜公多薦其  
材以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  
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  
康定二年六月十五日壬辰以疾卒于蜀州之解其  
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理而扶其柩歸于絳州  
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遮于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



公卒之六日夫人吳氏卒于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丞通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于正平縣清源鄉周村原用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女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宗賢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肅簡肅之哲其剛烈烈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曆善

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為陝西轉運使屢為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既而事驗思之輒復召用由是卒為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舉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已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為



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  
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為太子  
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  
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  
教為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塋  
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  
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  
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粵景祐三年二月  
庚戌葬之銘曰  
從者其姑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外集卷第十一

祁公神道碑

景祐四年卒天聖八年葬按  
祐碑云景祐四年卒天聖八年葬按  
在天聖在景祐之前疑景祐當作景

德

諫議楊公墓銘

錄 抵 作 學乎聖人 四字上 其婦 二  
字

封字 有

王公墓誌

水丘氏 集本多  
作 正 立

薛君墓銘

又監 後 作

盧氏墓銘

將作 既 二字上 裁  
適 字







外集卷第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二

碑銘

漳一作鄆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荆門大族劉守光亂幽州曾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盛夫人生二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于袁州之解其子洎濬尚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內宗姻之稱夫人者曰夫人生于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



少孤貧始爲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褚空如惟恐人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跛墜自開封及其爲祕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爲太常博士知袁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爲諫議大夫居榮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洎爲某官

濬爲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矣銘曰

嗚呼

一  
字無

生而淑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從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薨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而從王父戶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



即為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  
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  
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  
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為梓州  
權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  
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  
有餘可給薪蒸為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漸壁凡圍  
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  
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  
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

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既而良田盡為大豪所奪而  
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  
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  
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  
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  
賢吏有治狀者一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  
召見于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  
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  
濮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  
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諤斬於京師

三字一

曹人以寧



自曹歸朝是歲大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  
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  
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  
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為能吏奉使舉人連坐  
自公始既而為三司度支判官知秦州歙州再遷司  
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復為度支通判河南府  
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  
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為兩浙轉運使賜金紫  
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  
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

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真宗葬永定陵詔山  
陵使道路所經拊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  
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  
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  
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  
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  
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祕書監遂求  
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  
自言吾於一作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  
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



極恩愛常時溫和謙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  
為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  
盡其所為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  
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然肅潔  
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  
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  
刺史曾祖延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  
令父崇禮秦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  
崔氏博陵郡太君第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  
國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

綺亦有文皆早亡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  
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世其先君也為兵部  
員外郎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  
判並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  
史館集賢院祕閣父子同時為之見于衣冠盛事錄  
謝氏其不衰又將大也歟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緱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  
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  
祖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于杭世久  
當隆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



於父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宦君少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轉大理評事光祿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於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

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王龜文龜文先亡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葬也龜正為鄆州支使知鄆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為人沉朴謹儉官能其職為政以慈仁厚下為先人有鬪訟常兩諭之初強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卒相服從願改自<sup>缺</sup>為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為黃州也飛蝗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為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而敏亦經之効歟銘曰



張世鄆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  
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為家榮去鄆而汝從  
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  
洙撰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  
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子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  
狀醫視其脉曰疾勢風甚感脉宜洪今細蹙殆不可  
為畫未盡數刻啓手足已冷翌日殮于正寢戊申

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渟固外曠  
簡不妄與人交初為河南府推官後為司錄予與之  
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  
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  
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  
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溺  
海歐陽脩為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天宜福而禍有尸者邪  
其無也豐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嗇其位豈其不  
可兼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為不伐充而不光遂



以昧滅後孰知也吊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  
咄於竈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  
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先君墓表

此乃龍岡表初槩其後刪潤頗多  
題曰龍岡表在居士集第二十

卷五

條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  
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為吏  
廉而好施以其俸祿事實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  
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  
而能自守以至此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

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  
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居而  
御酒食盛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  
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其  
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  
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  
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嘗  
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  
而況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指而



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事而其為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疑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已而為仁與孝不取於人也脩泣而誌之不敢忘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為江南

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幾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于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脩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脩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于朝得不苟容于時益自先君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脩竊自念為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為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為吉州吉水人至予脩



十有五世矣。泐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

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倉莪莪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子脩，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踈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脩，不肖以俟其宗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母鄭夫人石槨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槨，粵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脩，母鄭夫人，槨既窆，既堅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公在憂制舉，附葬之禮，故命門人秉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其所為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為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



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爲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臣爲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旣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爲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脩旣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冷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爲縵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于兮久先于下土昔事姑兮今從于此立同時之人兮藪獨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閱此千秋

揚氏夫人墓誌銘

同前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揚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為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揚公已歿脩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已立于朝廷發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揚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于其家者皆可法也揚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脩為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于堂上曰吾姑尤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一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歿久矣一作而悲如新一言以誌兮千萬歲之存



張氏墓銘其先

張本

荆門

荆作

其家

一作

益盛

上益

有族嘗世家

嘗作當

節之

無之

跋墜

作跋

及其

及作

夫見其莫見及見作

謝賓客

魚袋

無袋

張司錄

山東

山下有

可兼

得可作

先君墓表

皆無恨

無一作

通州判官

石本

歲

歲

取百千

作十一

抱汝

文纂

吉綿本誤收天水尹府君及黃夫人墓誌銘乃尹

師魯文在河南集第十五卷今刪去



外集卷第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三

記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  
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  
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  
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  
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  
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  
尚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



于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于是否官吏之緩猛繫于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為政之本焉烏有端其本而末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也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為莊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棊然乃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為榛蕪者十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一作不知誰氏之為獨勝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



是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  
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修一作易壞補闕三十六  
間工既畢宋卿頌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  
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之此無歲月云從事歐陽脩  
遂為二字無記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其縣戶若干可徭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  
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驚惡猾  
驕善貨法為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  
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為幸居官既不久

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刻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  
皆宿老其事根堅沈深為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  
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  
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己短長以讒之為已病也  
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  
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  
破壞之而後已民既衰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  
之所為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  
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為鄉丈人而已比年蜀  
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絕



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閻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爲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一作書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旣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爲榮君行違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初爲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爲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噫巖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旣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邗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月歐陽脩記

明因大師卷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

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其并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王旣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白爲國故民熟兵鬪饑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旣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



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為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為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宮漢都自古常一作皆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

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輟轅緱氏以連嵩室一作以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一作而獨出其嶄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廵檢署之居洛北者為尤高廵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一作為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二字或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



去而背顏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闢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鑿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

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謫非非近乎訛不幸而過寧訛無謫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爲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有文紀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爲名云

遊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晝明驚雷破柱鬱雲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



子有晉明後園之遊春筍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  
命席當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奕  
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歡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  
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  
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  
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同共索舊句揭之于版以致一  
時之勝而為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脩文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  
命脩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

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為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  
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鄭蓼相介  
纔一一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為大國何也其  
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  
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  
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鄭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巳故  
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  
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  
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此一此字無百年間未  
出一士豈其庠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



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一作急生不舒愉雖  
豐羊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為歲  
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為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  
以學予為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  
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  
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  
為予亦壯不復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  
乃歸復行成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  
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薰莸之甲者  
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

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能  
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  
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  
木其蠹瓦甍其一作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  
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  
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剗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  
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  
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



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身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

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鳴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一作治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一作名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



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亦  
素病羸宜其有以間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  
自為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  
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與一作古  
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閱達雄奇一作富偉麗  
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覺一作疾之  
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  
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  
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  
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三字可謂樂善者

歟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客坐其間  
言笑終日一作終不倦而甘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  
其壁三字一作于

伐樹記

署之東園夕第不治脩至如關之糞瘠概枯為蔬圃  
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日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  
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  
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  
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踈輕而不堅不  
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



杏焉凡其根底之廣可六一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  
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曰意今杏方春且華將  
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一廣為杏地邪因勿伐既  
而恆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擣櫟以不材終其天年  
挂漆以有用而見傷天今何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  
棄杏之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  
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迴脩者僕夫曳薪過堂下  
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凡何恠邪夫以無用處無  
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成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  
有幸實也以有生之具而成其根幸矣若挂漆之不  
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亦死勢不得以生也  
乎杏實異矣今擣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  
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  
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脩然其言而記  
之

戒竹記

洛最多竹樊圃棊錯包飾持筍之羸歲尚十數萬緡  
坐安侯一作利寧肯為涓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  
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實  
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疆恬無恠讓也以是名其



俗為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鑣斧亡公私誰何且  
戕且梟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為私不與  
公上急病服工官為慢齒王民為悖如是累日地榛  
園禿下亡有晉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  
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董惟是地物之美必登于府  
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  
斥賦入委壘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園之侈縣官材  
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歛取無藝意者營飾  
像廟過羞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  
用而愛人天下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

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未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  
蔭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為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  
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錘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  
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  
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  
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  
畧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為斗斛之水  
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



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囂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游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為四字一作是為壯哉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為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

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為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為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為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為大不以方丈為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無一字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為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恠之為壯哉然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惣六十一間者某人用工  
之力凡若干土木巧墁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  
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  
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鄆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  
九尚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  
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為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  
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  
乃歛其衣盂之具所一作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  
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杭即浙  
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歛不懷其土吾

豈無鄉間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耶吾惟得函之  
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  
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間宗族之賙沒不待歲時烝嘗  
之具盍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  
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  
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  
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  
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  
延遇為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  
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



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繼  
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為也遷  
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  
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  
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  
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一作  
磨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斲鉏夷畎畝樹  
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

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  
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  
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  
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  
為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為善其法曰  
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  
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  
為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毀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  
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  
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



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礮而載于舟  
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且曰欲歸而記其始  
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  
以賈為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為幸又知在上  
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為之心又趨為善皆可  
喜也乃為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  
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  
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

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  
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  
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  
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  
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  
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  
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  
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  
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  
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



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  
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  
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  
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  
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  
有幾使隄上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  
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書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  
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工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  
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之往而在使其繼者皆知  
始作之心則民至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

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  
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  
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  
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  
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  
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  
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慶曆六年 月

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



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并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三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

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栢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王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



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恠誕甚妄也水  
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  
說也故其爲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爲水之美者  
也羽之論水惡滯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  
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  
爲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予時往問  
之无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  
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

之惟吾二家皆爲當世盛族五代之亂播于吳越而  
不顯然其同祿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絕也  
自吳越國除衣冠之族皆北予以不幸少孤旣壯而  
從祿養其爲御史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過故  
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  
而始獲于斯自榮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于小子  
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榮顯于朝廷而列于  
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于  
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于彼而  
伸于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



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其以爲如何予曰嗚呼爲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不必問一作同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時者必顯于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以遺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爲善者不亦宜哉

###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爲張越琴其一傳爲樓則琴其一傳爲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如蛇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爲古琴蓋其漆過百年

有斷文用以爲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余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爲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瑟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爲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寢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



琴曲不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于紙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為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桑農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

曰國有學遂有序當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董使趨於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為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為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効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

知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急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飢寒



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即先夫子廟為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濫

官于朝廷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過其市而賈者不鬻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墾畝入其里閭而長幼和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以立諸其



廡

右吉州學記乃承平時印本與石本異其說在居士集第三十九卷後

外集卷第十三

淨垢院記

處其

處上有

十有八

無有空且

空且一字下元缺

作空且第洛陽

洛上有

損小

無損三十六

凡三

既畢

遂為

恕本此記彭城公並作長城公

榮鄉亭記

什邡縣隸漢州請木以苟滿歲一作未首

此下有歌字君行達君疑作若可知矣已矣作之下一作

明因塔記

千百年千作明道二年七月十四日記恕本

叢翠亭記

周營

恕本同

常以

同注嵩室

同注最獨

治亭

同注連者

一節者

而刻之

此下有

大字院記

某人題

東園亭記

脩友

脩作

為大

為作億二

二十下有始約

乃希

乃作

幾一

無一未出

聞作少以

從以風土

風給生

給作豐年

居年

往求

佳益脩

脩作不復

下復



元缺一字恕幾閏也字下有其溜其作石物無物友蓋

善字友二年三年文藝作也也作

**樊侯廟記**廟而食廟上有腎腸哉無哉貽怒一作怒以

騁其恣睢無此有司宜上有不興始不作壯陽剛燥字

陽氣使風使上有以燕其以作誦之誦上有雄富作雄

**東齋記**之東東字作以燕其以作誦之誦上有雄富作雄

奇在體宋文粹此傍有小池宋文粹傍字而其作二字

於其壁同正其根其作庇之庇上有七尺尺作杏之之本下

**幽記**其根其作庇之庇上有七尺尺作杏之之本下

死勢死上有

**戕竹記**侯利同正文

**游儵亭記**是為同正心者無者

**浙川記**之資資作所餘所作甲子甲子下再有今

惠聰自無此雖老無雖

**藥師院佛殿記**之賈世之作以生為下有以其無以琢

磨琢作然後所食其後作以庇我有上有浮屠之有下

能教人我之有無有所欲用之遷之作因具言因具言

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遷之具言之所為江

者乃李遷之始造歲月文數作始可喜文藝作十六

日無十字有夷陵



**偃虹隄記**

想本件卧虹按文忠公祖諱偃所記

金雞之右

石右作長一千尺高三十尺怨本件長三百

萬有五千五百工

五作四百千有百步之隄五作十皆蒙其

利無此不以廢不廢

**大明水記**

取汲者汲一作取秀卿秀作謂山水謂上

謂山水上

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泉字上

有而字乃與下虎丘石井井作招賢招字本疑

玉虛作二字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文纂無水

下無皆戒人皆下有食之之作岸時時有本疑此井

為水於為作

**孫氏碑**

來世子孫無孫不必問問作遺家復有廬

記陽其

**三琴記**

皆不知皆作







外集卷第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四

序一

仁宗御集序

英宗皇帝  
密旨代作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吁嘆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可示之萬世而取



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敘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享于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裕于天下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飲臣下

祖宗之故常闕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于便坐者塵纔一二而已故敘禋祀享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鍾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閑安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已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



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  
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  
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  
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為宋仁宗噫  
仁之為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  
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  
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為仁者  
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名聲為韁鎖夫軒裳

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若  
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  
貴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  
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  
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且夷然拂衣師心  
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  
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来上都寓謁舍化衣  
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  
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  
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擗裳摩跣攘臂以遊其



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  
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  
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措薦一作紳議者咸傷  
冤之君方澹乎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  
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爲贈夫恢識  
宇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於命此非可爲淺見寡聞  
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  
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爲  
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其鬱堙者豈非天  
將張之而固翁之邪不然何遭迴而若此也夫良工

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  
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  
一作素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  
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  
詩以爲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夾水東西  
北直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印山南望  
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  
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



若鑿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遍行天下凡水之  
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  
淺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爲浮泛釣魴獨鼈可  
供膳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嶄頽怪盤絕之險而可  
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纔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  
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  
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  
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  
呵後先前僨旁扶登覽一作登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  
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

惟卑且閑者宜之脩爲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縣簿  
秀才陳生旅遊皆卑且閑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  
峯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  
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  
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  
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楊子聰戶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  
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  
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



及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  
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  
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  
俟於疆去不餞于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  
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  
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群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  
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  
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  
鬱卑且賤反甚於它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  
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

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  
騎破虎韞出入府門下人固輩一作背視而槩易之居  
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  
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  
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特疑傑然以獨立也子聰  
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  
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  
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



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  
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  
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  
雅識沈正器君充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  
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  
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  
客都中識君於交遠辱之以交益當君之西也獲餞  
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  
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  
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負其  
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沈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琅石  
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一作於外也  
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  
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  
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王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  
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  
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摺紳仕宦雜然而處  
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



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  
氣秀而色和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  
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  
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  
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一作  
而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  
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  
庸庸然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  
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  
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一作以見乎遠余友河南  
主簿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爲義窪而不盈動而能  
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  
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  
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爲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  
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  
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鍾鼓是也然  
鳴必假物故須龔簏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  
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



無窮士之以是為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  
字曰應之蓋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  
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  
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  
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為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  
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  
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  
進士登于科又同為吏于此群居肩隨宴閑相語得  
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為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  
交之所常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脩在餞中率然曰  
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奈嘗辱君之道義切靡  
為最深是以一作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既交慕  
欽暉之不暇顧豈有遺忽之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  
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  
源發於淵深且一作止也於詒訓既不類又無所表  
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祭川也  
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  
廣大委其注積也揚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今君



之學也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  
烏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  
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  
而名之年既長見廟筮賓而加元服服加而後字示  
尊其名以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尊重其名一作  
字如此之甚也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  
下而始終邾婁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  
甫解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以為極美之談是也  
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序

一作  
字說

寅之為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云  
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  
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  
和衷哉云者皋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  
者為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  
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  
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  
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此一無直識其次第而已  
至於此一無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  
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



也文王之世為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為淫虐然猶  
身一作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  
昌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  
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饋者乎則是  
直為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  
似若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  
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實者何謂然因考于古取堯  
舜禹之書常所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三字一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翔

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與一作鄉進士自  
河南貢于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  
中甲科為校書郎其冬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  
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遇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  
之焉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  
出其文辭煒卓一作然有出於眾人矣又見之則挾其  
藝以較於群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  
試其為政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  
實直取古人之所以尚以一字無距今之為者其修已  
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進且一字有不已而志又大焉



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  
心銳氣盛者好剛苟有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  
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  
後悔而學者亦在一朝疑其所趨而後博其聞其致  
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  
河南富彥國常與予語於此今彥國在絳而子履往  
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  
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序

字延仲

良金美玉歲乎礦石而追師治工莫不孜孜攻且鍊

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況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  
官者得不貪以為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尚書  
郎來貳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上將冠惠  
文以肅臺憲居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蓋被知者之  
用且祇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為秦官出入殿中督察  
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  
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為之  
至有伺求以為察剛訐以為直驚愚激俗以速名譽  
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  
儒沉正閎達大體然後審審王廷為夫子司直之臣



況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卧錦為世名郎緣飾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頽綱舉舊典嗣先聲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聳東向而望俟聞凜然之餘風矣蓋各賦棫樸以歌能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較長道摻袪為一作別又烏足効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為書無所不備故為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滯者執於象數以為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詳焉其為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脩序



**送方希則序**

將有

無將字

不利

奸二字作

褚囊

囊作

囊

**送陳經序**

而下

北下作

若斷

斷作

獨覽

獨作

登覽

登作覽

相傲

相下有

群

旅遊

無遊字

暮已

以已作

三日

日作

覽

**送揚子聰序**

歲數之

無數字

其能

出其頭角矣

此下有

南

鳥皇天下州郡無先者物之盛之

遂特

特字本

特

本特

特

本特

特

本特

特

**選廖倚序**

幾歲

我歲作

歲

我歲作

歲

我歲作

歲

我歲作

**梅聖俞歸河陽序**

蜃

怒木作

先膺

光英二字作

而精

而有其

志高

志作

行潔

潔作

河陽

諸本此作

洛陽

按序云

事

事云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張應之字序**

言則

無言

稱述

述作

而深

深作

為用

無為字

**尹源字序**

古仁者

一作

是以

以作

而字

子淵

文淵作

淵且止

文同正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胡寅字序**

之辭

解下有

美之

文下有

禹之言

言

言

言

言

有也

言堯舜

無言

又直

此又作

文王之世

宋文粹

名昌

名昌

名昌

名昌

名下有

古人之命字

一人命字

之

之

所道

道下有

作字

作字

作字

作字

有日

古人之命字

一人命字

之

之

所道

道下有

作字

作字

作字

作字

**送陳王履序**

本姓

為陸

故公

之集

或曰

陳曰

陸

燁然

卓煇

所以尚

無以

後悔

無後

一朝

朝本

無此

字

怒

博其

聞

致思

思下

有

發辭

辭下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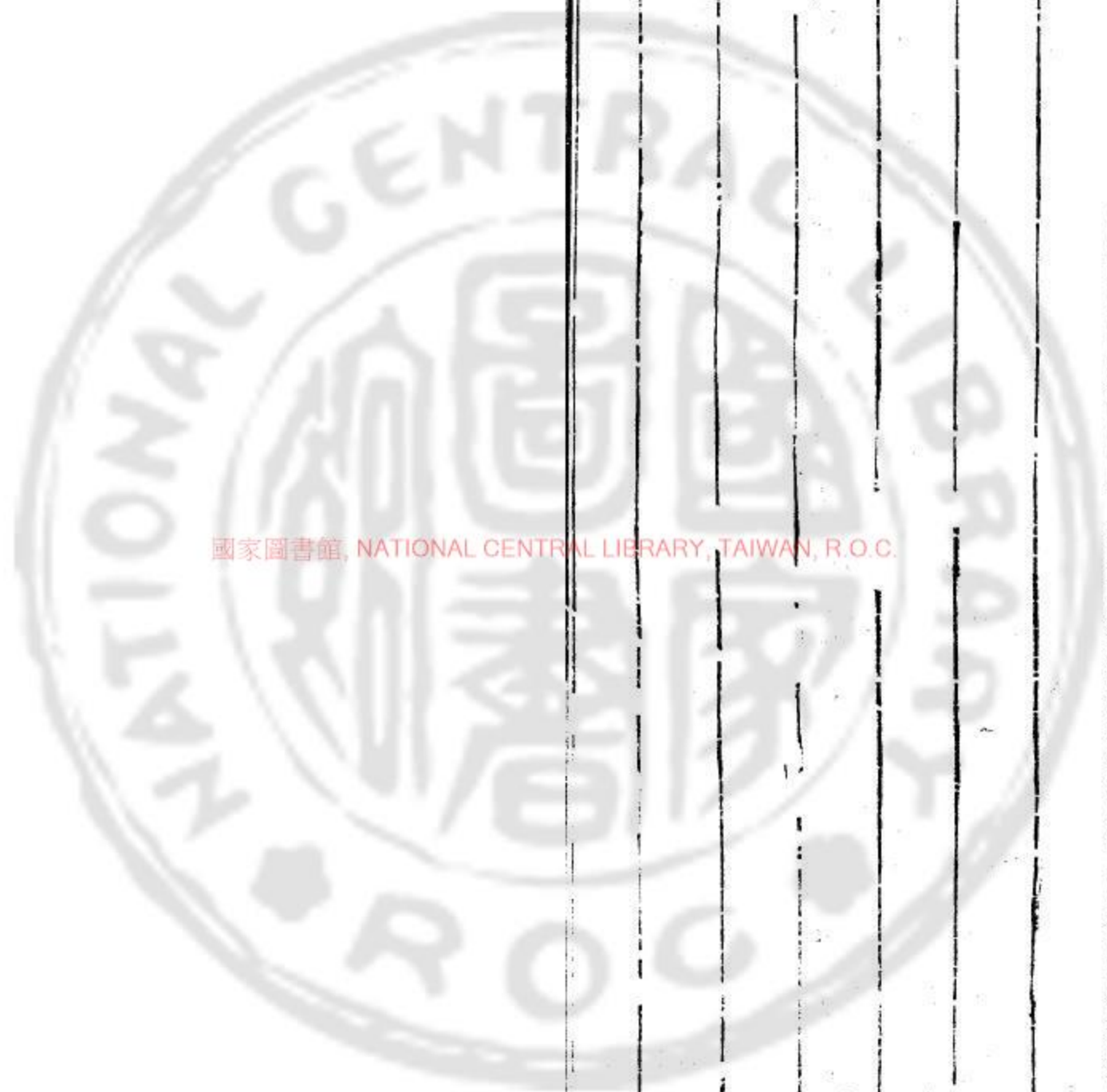
者

者

者

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外集卷第十五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五

序二

刪正黃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  
名之其自號為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  
為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  
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一作求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  
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  
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  
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



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  
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  
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  
蓋命有一作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  
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  
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  
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  
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  
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  
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

稱性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  
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  
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恠故  
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  
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  
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二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  
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  
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  
也吾視世人執奇恠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  
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



而不為乃為剛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  
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  
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  
至于於一作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  
民冒河為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  
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  
舉田令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  
以農田勅限甚者答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

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

於一作

宣德門外訴

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  
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  
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  
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為畿民有且一作緩急近而  
易知也雨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  
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  
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  
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側也以  
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側之仁然吏一壅之幾



不得達况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  
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于  
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  
爾可勝歎哉扶風為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  
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  
令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  
壅而聞于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  
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  
也始試其為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  
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脩序

### 送太原秀才序

仙尼之徒子思伋記中庸事列于曲臺學欲服闋冠  
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  
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木地居軫旂霜風動天萬竅  
號怒搖鞭長跋一作跋強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  
七日乾德令尹歐陽脩序

###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  
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  
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



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  
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  
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說  
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  
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  
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行爲完  
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  
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  
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  
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

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  
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  
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  
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爲答問  
之言爾取卦體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  
言何曷而後道一作導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  
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  
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  
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  
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邪



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況其文乃彘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爲繫辭者得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

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竒絕非世常言無爲有訓故

一作詁

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攷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攷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又言說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



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  
之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  
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象  
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象象文言等參入卦  
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  
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此卦六是  
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  
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 月石硯屏歌序

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

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  
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為蓋竒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  
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為信因令  
善畫工來松一作寫以為圖子美見之當愛歎也其  
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  
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 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為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四  
歲而先人捐館某為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  
家時極貧汝父為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



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匹畫為七賢圖六幅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秦州軍事判官卒于任比某十許餘一作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于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閣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為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君有事後二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為作贊并序

### 龍茶錄後序

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敘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此一無字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八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為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相一作家藏以為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翫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一有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



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舐鼎莫及每一捧翫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九字一作可貴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廬陵歐陽脩書還公期書室

傳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自令願三字一作願令一作為耆長

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邾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



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  
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邳城尉天聖中河  
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峭古險地多涂山而  
青灰山尤阻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  
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名  
以捕之既憚至巡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憚將謀招出  
之憚信之不疑其偽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  
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  
邀於山口憚幾不自免憚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  
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

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憚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  
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  
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憚至京  
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憚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一作  
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  
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效輒  
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  
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  
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  
媪媪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媪曰



彼聞尋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察懌也煩媪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其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其尤彊者在其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為君致閭職懌曰用賂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閭以色

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閭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



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  
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入餉之  
粟盡乃止憚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  
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為威儀言  
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  
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憚可  
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  
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倖烈奇節士  
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令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  
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

外集卷第十五

**黃庭經序**其生者者下有字

**送王聖紀序**前年前作吏無無吏言亦旱旱下有字許

於宰相宰相以許四出四作畿民之其幾不得達

幾一霖潦水旱易見見下通於於吏居居

隔生死曲直曲直而民之志凡二字聞于州于



乎作達于上子作乎天縣不壅而民志通者本已上八字怨  
薄尉先之而已天子思下而降于州州不壅而達  
尉云簿王簿尉尉作爲佐是縣尉其以夫其行而以予因二  
十四日四作十日無二

**送太原秀才序**寶元二年十月乾德令尹歐陽某序

按是年六月公改武成判官明年二月當上此猶繫舊階疑未受命時作

**傳易圖序**至其字無具有激云爾而作有也昔孔子子有殺

其事字無其必以書以作夫子自作于下有取卦體子有

辭其下有以爲偽謬偽偽作聯屬屬作孔子言孔子言故字

不必作必也必也其證證作知矣矣作雖有雖有

者自來所以不得列于學官漢末費氏而末下有焦贛費直有有字自得得作之

**七賢畫序**文纂作似非序但文纂示焦生汪達云此

長樂集有信都公請作七賢圖詩其序云伏蒙出示

先大夫所作七賢圖事又云咨求學文之士爲之頌

公將以刻石永告來而怒本作求七賢畫贊與焦

伯強無蜀物一文纂作無始爲贊文纂作

**龍茶錄後序**熙寧時文似非序文怒本作茶錄後汪達云此篇

卿少佳客嘉時容文齋夕齋致治平甲辰七月丁丑文時

七月十四日



桑懌傳本舉

往來里中得四字作爲

也也作夜入潛入其篋篋字下有中衣馳問里父是

塗山塗作捕之無之宣頭無頭授名賊二字有捕罪黥

巡檢者字有者數日餘日民皆走民字作獨有無有三日輒出出

則携則自携携其具携具不畏畏字上刊本缺一

某處所處作察其實其實卒若干乃對上甲字按乙字

疑疑復命復上而非我我作送三班送下有與兵馬

三亦思之然無此以行無二廩二廩見民見上

善劍善用字常畏常遇人遇之而能者然者偉

烈義古之人有然焉文不誣誣作知今人

有又懌所為懌上次第之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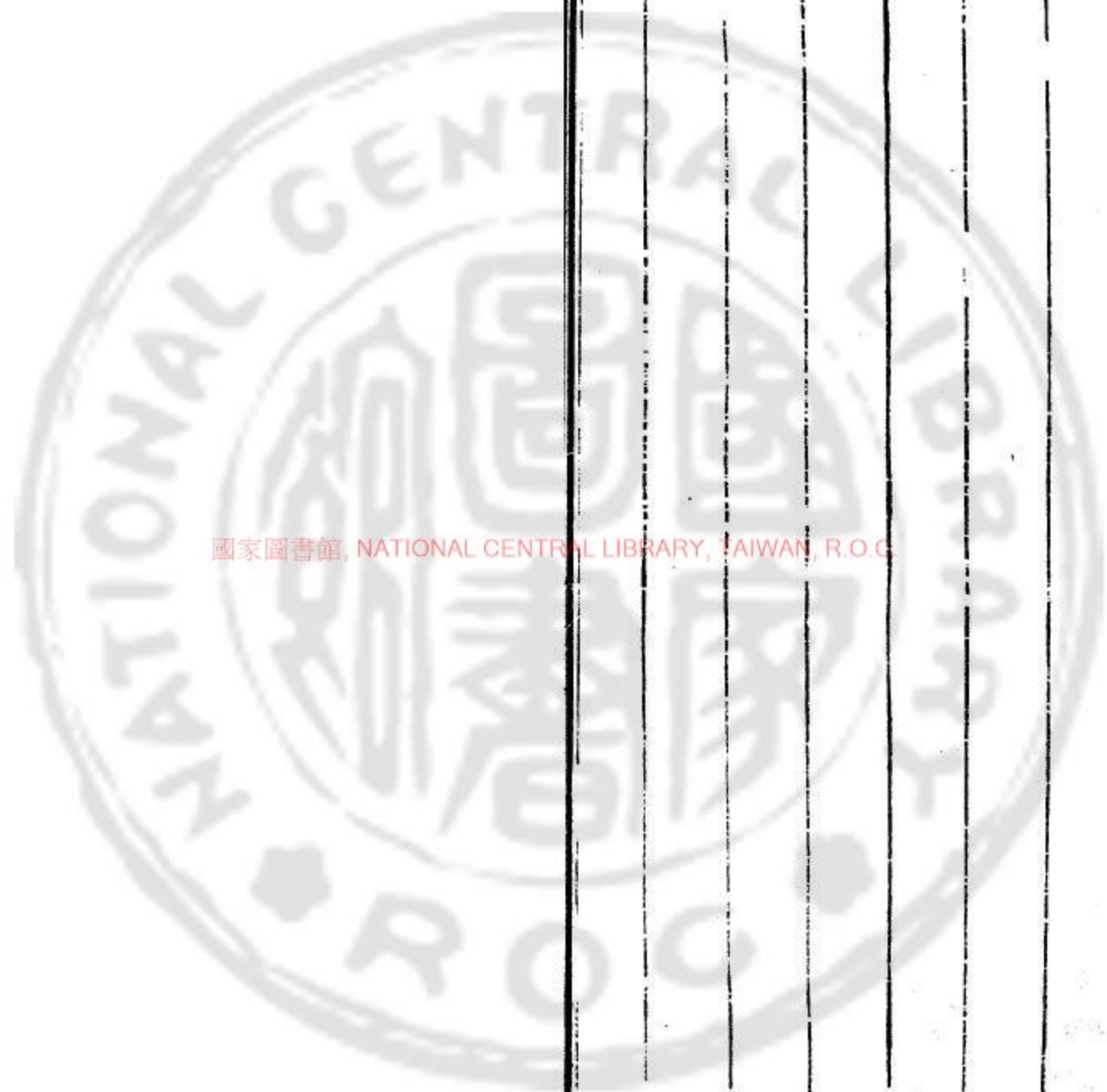
皇祐五年序蜀畫七賢圖云為作贊并序今此卷

有其序而贊不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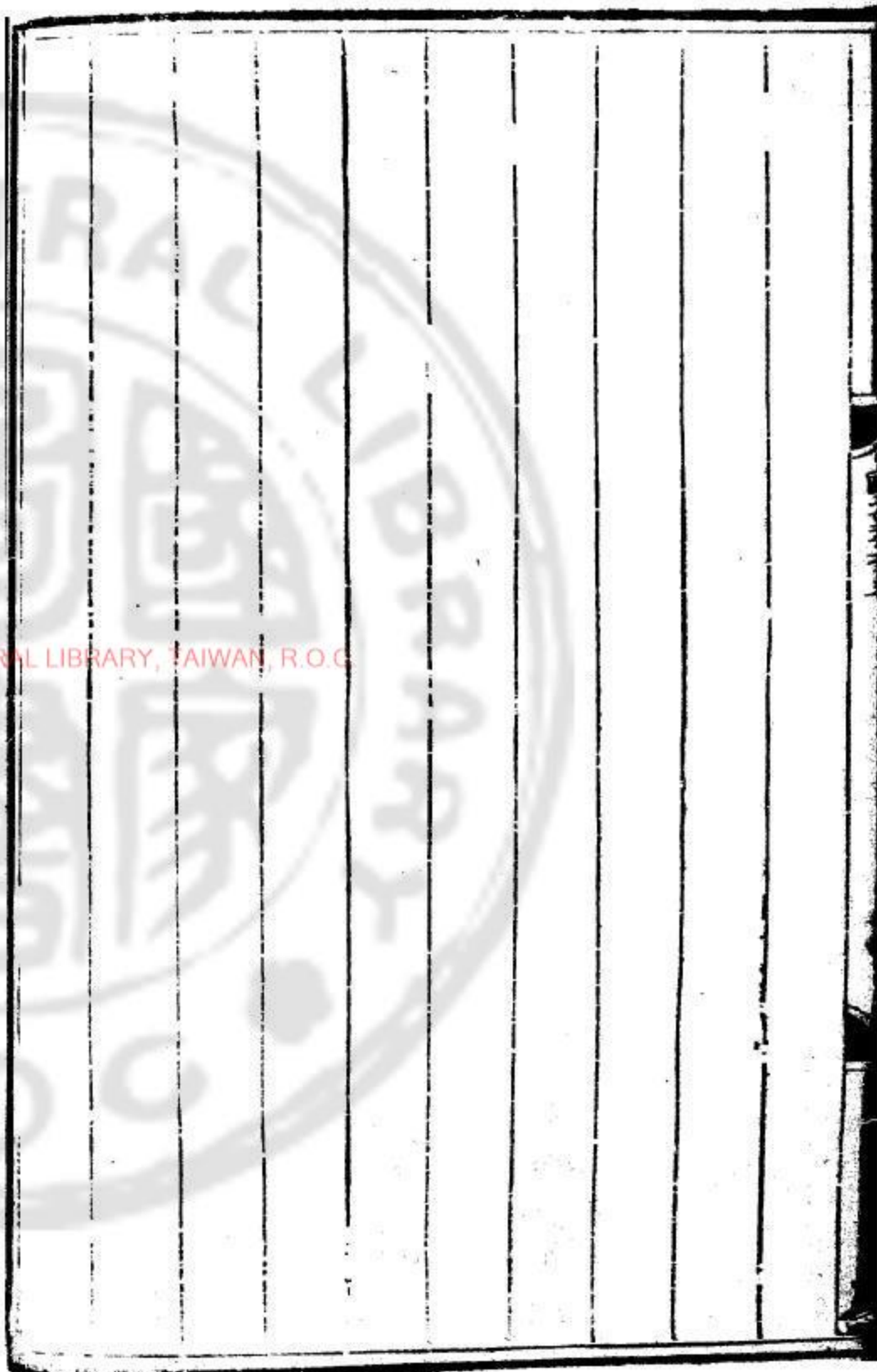
閩本桑懌傳後又載錢鏐王景仁朱瑾等傳即五

代史文也間有小異今不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外集卷第十六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六

書一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  
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  
多事忽一作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  
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  
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  
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  
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



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  
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  
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有  
謂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  
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  
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  
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  
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  
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  
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

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  
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  
君子之譏著之簡冊冊一作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  
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  
不重邪歟一作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  
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  
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  
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  
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  
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



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纜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

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



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浴之七大夫之感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  
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  
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  
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  
達乃取羔羊雉鷩之類致其意為贄而先既致其意  
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續畫之布以飾之然後  
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為陳酒設幣  
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為賦詩以陳其情今

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為文辭不以羔禽皮布  
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  
賁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為禮獨為秀才  
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予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  
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  
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脩其  
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贄  
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  
庭而禮加邊豆實幣篚延為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張秀才第一書 非

脩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爲  
贄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  
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  
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  
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爲足  
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  
干一作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閭謁者以道一作姓名  
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  
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

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  
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  
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旦而  
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賣金而  
求寶者亦之焉間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  
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  
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  
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  
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  
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



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為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一作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翦剝齊整凡今之紛殺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

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



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與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二字一作云者唐虞之道

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一作如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一有十斛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



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  
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  
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  
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  
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  
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  
所以云者本一作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作  
又敢務為竒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脩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待

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  
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  
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  
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  
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一作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  
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  
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  
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歡  
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  
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為憂也近於



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  
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  
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原者此事有本末  
不可卒然一作卒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  
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先陳之君貺家  
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  
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  
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  
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  
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

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  
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  
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  
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  
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  
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  
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  
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  
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  
視之母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



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効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恠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告也准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第二書

脩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恠時僕有妹召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

之不論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



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  
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  
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  
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  
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  
曰斷木爲棊椀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  
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  
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毋彳亍之相近易之則  
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  
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

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  
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  
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  
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  
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  
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  
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  
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  
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  
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



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  
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  
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  
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  
而不受貨一作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屬久  
苦小疾無意思不宣其頓首

答西京王相公書

月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閣下所遣使二十  
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慚且悖脩幸  
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于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

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  
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已踈淺一作賤  
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為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  
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顧寮吏宜有助而閭閻獨  
無能之過以為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  
區之心以為忠懇又輒贊德美願廣功業益休問以  
為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著龜之神而再三黷  
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即棄絕猶辱以書條陳  
曉諭以為寵若其為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  
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為政者



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  
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  
常此善為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  
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  
息風雨既時耕種既得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關  
西之運既重至而軍不乏不早不蝗下民樂利天子  
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  
鎮俗雅一作救民愁無為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  
之昔者孔子嘗為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  
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

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  
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為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  
而越思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  
以一邦而止既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  
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  
爭以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  
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  
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也三字一然直士之言雖  
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  
而納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與之辨某士之賤者



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  
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畝  
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  
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  
家之治賢愚之任全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  
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  
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畝  
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哉

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  
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  
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又茫然其心罔識  
所嚮若棄車川游滂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  
瞻惶惶然復思之入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  
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  
卻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恹  
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  
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  
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



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聞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外集卷第十六

上范司諫書

此又非一文海無

與郭秀才書

羔羊羔鴈且少甚少

與張秀才第二書

勤勞且勞甚

第二書

翦剔發之明之

堯禹舜禹孟軻之

言道

作軻子

與石推官第一書

誠先作誠一

第二書

文章一字

答王相公書

伏讀捧讀猶即猶叩寵若寵答消息作

稍愁無為

作愁樂

投時相書

炳然而精而文粹然而精賤技賤役







外集卷第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七

書二

與范希文書

脩頓首并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為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為



別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方  
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為天下士  
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  
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  
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  
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  
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  
善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

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  
詩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  
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  
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  
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  
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  
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  
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  
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  
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一作聲名文物之盛以為辭



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  
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  
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  
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士閱言高論流鑠前後者  
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  
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  
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為名進  
士以對策為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待制逢  
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  
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

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  
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  
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  
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  
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為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  
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  
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為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  
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為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  
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  
其誠而幸賜之



代揚推官洎上吕相公求見書

其聞古者堯舜禹之為君也。有臯夔益稷之徒者。

一作稷與為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

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一作後興也。有方叔邵虎

申一作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

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

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眾

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

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

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

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入

其環際竒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

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

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

述之不暇。況得身出二字一作生於其時。親見其所為而

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圍執鞭扑。猶為幸歟。

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為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也。一字有

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

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

為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



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  
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聞愚故不能  
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  
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  
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  
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  
君大夫者似有可以藉而為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  
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  
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  
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一有閣之二字之於楊氏不

為無恩矣其不肖其一作莫能繼一作光大先君之世而  
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閭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  
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著龜而決然用是以自  
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  
猶愈於望古而自為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  
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  
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為篤論然觀其用意  
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故



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  
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  
而不為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  
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  
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一作極致  
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  
之說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脩謹白

與高司諫書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  
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

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  
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  
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  
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  
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  
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  
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  
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  
疑三字一作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



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  
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  
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  
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  
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  
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  
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  
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  
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  
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足下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

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  
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  
祿一作利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  
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  
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  
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  
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  
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  
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



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然一作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

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



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脩拜

與尹師魯第一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一作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罪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



魯過襄州計令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  
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若相尤否六  
郎舊疾平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  
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  
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  
茶笋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  
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  
自疑之意者非他蓋灑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  
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聞於朋友此似未知  
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

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  
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  
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  
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  
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一作  
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  
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  
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  
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  
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



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脩頓首

同前

某頓首自荊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



日到縣倏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耆老幼無恙老母  
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甘脆足以盡  
歡脩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爲况  
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爲少事且遣伊入京師  
於今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  
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  
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  
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  
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閨門內事亦須自營開正  
以來始似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

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  
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  
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  
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  
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脩本所  
取法此傳爲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刪之則  
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  
并漢周脩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  
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  
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爲二分手作傳不知



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  
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  
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介馳此奉咨且希一報如  
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齋國志草本去次  
春寒保重

同前 慶曆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闕附狀  
蓋書生責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況其  
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  
敘但避猶豫間有極言乃知自信爲是甚善其善子

美雖未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爲益不少晉潞師魯少  
所樂遊其況如何春寒千萬深愛

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錄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  
死年月斷於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  
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遞中却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 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初與郭推官計  
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  
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  
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



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脩在絳阻雨  
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柰何前後相失如此  
尚欲留陝走人至解期一為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  
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  
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甯中但向聞師魯有失  
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脩嘗失  
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苦初失時脩素  
謂諸君自為寡情而善忽世事者尚如此況師魯素  
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脩忽自不堪又  
欲進何說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

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  
者其類甚多安能尚甘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雖  
歡戚勢既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  
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  
佳

同前 慶曆五年夏

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脩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  
又臥病草率走介託趙秉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  
苦事脩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臥在牀  
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



清卿來即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爲慰一寫朋友號呼之痛子漸平生所爲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惡較壽夭吾徒所爲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脩往時意銳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於故人書問尚有遲慢之僻在因子漸亡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強於書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爲可惜也子漸爲人不待縷述脩自知之然其所爲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

年不知子細望錄示一本脩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脩與君謨當作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墓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師魯知爲士廉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須較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詢他潞州事得動靜甚詳差慰夏執千萬保重

回丁判官書

景德三年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謹頓首復書于判官祕校足下脩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



罪而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乎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一作甚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

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己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傅而學出己見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媿爾且為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蒺藜動不逢偶吉而輒竒凶其狀可為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



自悔而改爲善也此亦爲政者之仁也故脩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爲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訶詰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溫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爲善也故脩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具其所爲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閱已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閱矣疑則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還敢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外集卷第十七

代揚推官上呂相公書伊尹者一字無私私自州嘗獨

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一作獨念昔者有

與高司諫書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一作問于友尹



不可屈之節

屈字下有曲字

不以賢者

一作賢者

與尹師魯第二書

見有就死作其一

第二書五七

孟一作七

第四書及陝

一作陝及

回丁判官書

自如一作怒令乃一作令



外集卷第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八

書三

與謝景山書

脩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  
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  
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  
於法度根蒂一作抵前古作為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  
人乃知駟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鑿和以駕五輅  
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  
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



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一作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  
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安許人之交而所交必  
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  
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  
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銜長而恥短則是  
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  
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  
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  
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頻得書信往還今者  
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答李淑內翰書

脩啓脩違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齒於  
人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闕  
惟恃憐憫寬而置之今月六日郵中蒙賜手書加以  
存恤憔悴之意感悅何勝幸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  
脩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輒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  
誘假以文字力欲獎成不幸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  
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  
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  
有義例論議褒貶此豈易當故雖編摭甫就而首尾



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資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  
蕞爾之質列限一作於囚拘瞻望門墻豈任私恨

答孫正之作第一書

脩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  
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  
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  
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  
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為遠近親疎然者也  
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  
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為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

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  
不第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為刑  
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  
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  
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  
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于行事以要  
其成焉

答孫正之第二書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  
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



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一作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為過失以取累不得為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十年一作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為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為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為僕計者已無柰何惟有力為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

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尚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尚為未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為報也值多事不予細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

脩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脩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徙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凝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



方所一作在迦郊數大家之間圖經以為儒程先生碑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略述其有道不仕以數學為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喜儒學一作先生碑象字疑非程字而莫有識者許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悉以條示幸甚甚甚原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重不宣

與刁景純學士書

脩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文文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文文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為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為之節也前既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為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



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  
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  
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  
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  
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  
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  
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  
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踈不及再聞語言之  
音而遂為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為愚誠  
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  
此之為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  
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  
不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  
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  
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  
某再拜

按內翰胥公以寶元二年八月卒此書乃當時所  
作既與刀君不應稱大夫若與胥氏子又不應稱  
某再拜

與陳負外書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



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感者脩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奉  
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  
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柰  
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  
度非謙即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為  
非宜足下之所以賜脩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  
而削札為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為  
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  
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  
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

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  
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  
叅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  
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為重務  
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叅候起居因為之狀及五代  
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  
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偽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  
古以為當然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蓋常  
俗所為積習以一作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  
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



爲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惜于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爲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楊秀才曰且一作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脩政口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論之覽以爲如何某既慙不足以辱好學者

其小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



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為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一作則鄉曲之中能為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

不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為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致疑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為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



脩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  
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之之餘諒煩精慮建利  
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  
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為大  
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為  
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為如何但日冀公私蒙  
福爾春暄千萬為國自厚一作重不宣脩再拜

答徐無黨第一書

脩白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  
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則

為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為然  
誰能奉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  
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為說則是  
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  
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  
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孔  
子脩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  
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  
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  
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



仲尼曰吾其爲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予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宣某書白

### 答徐無黨第二書

脩再拜白前夜自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讀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爲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意脩亦粗塞責不愧于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之人甚善甚善脩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值天下多

事常日夕汲汲爲明天子求人間利病無小大皆躬自訪問於人又夏大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今學者以遊得少如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數以問於人多不識今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矣幸母病今已愈望時過且謀共見陳君

###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某憂患早衰之人也廢學不講久矣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者至於粹然仁義之言蹊然闕博之辯蔚然組麗之文閱於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辨明而曲暢峻潔而舒遲變動往來有馳



有止而皆中於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難得也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其所見如吾子之文豈一二而可數哉為而不止行而必至畜厚而發益遠吾雖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耗力憊有所不能從喜後生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為謝

外集卷第十八

**答孫正之第一書**

今又疑衍字

**第二書**

三十年前

十一作前年三

**答祖擇之書**

兩策

一作兩冊

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知字下有於

字

**答徐無黨書**

於辨論經旨

於字上有一至字

并前所記

記一作寄







外集卷第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九

書四

答宋咸書

至和三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爲答茲者  
人至辱書豈勝感愧某區區于此無補當時徒於京  
師大衆中汨汨人事舊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  
矣惟君子不以甘榮祿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所教  
幸甚幸甚天日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  
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  
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



及今迷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為如何尚或不然當賜教向熱為政外自重以副所懷不宣某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 慶曆四年秋

脩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戀戀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兔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為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繆遂不請而便宜從之

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某才薄力劣不足以備急緩緩一作急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為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事至公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既已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才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諭也秋暑尚繁伏惟為國自重

答李太臨學士書

脩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脩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



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  
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一作來穎在穎逾年差自適然  
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  
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  
能達于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  
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  
樂也足下所得與脩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脩不足  
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為宜  
爾此為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  
脩同否況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  
其之戀戀此其與其異也得陳君所寄三圖覽其景  
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手其間  
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脩再拜啓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說何其謙之甚  
邪其昨在廣陵一相見於衆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  
食將徹案方接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衆人也然尚  
不暇少留以盡脩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為恨也去年  
辱書于穎又客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  
判然以為士之相知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追於異世



知其道而已不必接其迹也則廣陵之不留無足以  
為恨此前書所道勤勤備矣其於足下不必見其文  
章之自述然後以為知也明矣蓋嘗辱示詩及書讀  
而愛之不已以謂閎博高深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  
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復輒有求於足下者譬之  
垂涎已啖一齋之味而思快意於五鼎之間也何足  
怪哉幸足下無惜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脩啓惠借顏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而  
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絕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

士不自重禮俗苟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  
不可得況一人之力兼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  
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顏譜且留愚有未  
達須因見過得請集古錄未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  
於檢尋今送不次脩再拜

同前

脩啓辱示承旦莫體佳高陽說如此為得之矣載初  
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當與永昌同年天  
授庚寅載初己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  
十五年使自武德不除周年則乾元己亥乃一百四



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曆乙卯為一百四十年乙卯大曆十年也哥舒晃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此又可疑前日奉答一作後再將校勘却未敢書更俟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絕近次則出湖南已為稍遠就令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疾一作嗽無踪姑此為報脩頓首

同前

脩啓蒙疏示開益已多感服何已唐除周年歲誠如所諭兼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曆八九年後倣為明守而密代之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

但恐除周之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為定當兩載之使來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說恐便是高陽人未知何如如何一作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當續馳脩拜所推誠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恐未必然也則天是天授中改周惟復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爾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脩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脩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脩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為見殺於憲無所損



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爲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爲錄示尤幸目痛草草不次脩再拜 莊宗月一日遇弒存霸在河中間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即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爲思之如何

同前

脩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鞞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疑不僧衣見符彥超曰願爲山僧望公庇護彥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爲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多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高議可乎脩再拜

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脩啓信宿爲況清佳前日貪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咨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略記其始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



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略與批示  
其時為幸脩再拜 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  
憲宗朝亦不記子細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脩啓專人至辱書伏承暑熱孝履支福深慰企想所  
要文字終不曾得的實葬日以謂卜日尚遠遂未曾  
銓次忽辱見索亦莫知葬期遠近為一先子患傷寒  
三次勞發已二子一一月在牀虛乏憂日夕憂迫  
心緒紛亂不能清思於文辭縱使強為之辭亦不工  
有玷清德如葬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

此文脩雖遲緩當自作文一篇紀述平生知己先相  
公最深別無報答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雖足下  
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關速也苟  
粗能傳述於後亦不必行疑況治命不用邪若葬期  
未有日可待即尤好也然亦只月十日可了若以愚  
見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為便緣脩文字簡略止  
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  
於紀錄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神刻為其子擅自  
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續得  
錄呈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為墓表以此見朋友門



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脩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為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葬期遠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中日為病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熱節哀自愛

同前

脩啓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示誌文今已撰了為無得力人遂託李學士送達脩愚鄙辱正獻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獎未有若脩之勤者脩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論報之分他

事皆云非公所欲惟紀述盛德可以盡門生故吏之分然以衰病文字不工不能次序萬分之一比尤為愧恨也然所紀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於公為可略者皆不暇書如作提刑然又不知尊意以為何如苟見信甚幸或擇一真楷書而字畫不怪者書之亦所以傳世易曉之意也刻石了多乞數本為人來求者多葬事知定十月不知何人篆蓋早了為善昨禮院定謚曰正獻清白守節曰正正避御名獻義兼文知已今不可得每臨公事但知感涕爾漸節文正矣



寒侍親千萬節哀自愛不宣脩再拜

問劉原甫待讀入閣儀帖

入閣之禮起自何年開延英亦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其本末

脩啓辱示甚煩專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尤多感刻感刻問此一事本為明宗置內殿起居又復入閣當時緣昭宗朝誤繆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失紫宸入閣本制也起然不見初今乃入閣却御前殿此自昭宗失之延英之對與入閣合儀亦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

衙自明宗失之舍元大殿大會宣政常朝謂之正衙

延英便殿亦謂入閣乃五日一開與宰相議事宣政

蓋漸密而漸親也昭宗始一日中九度開前殿入閣

延英入閣仍於一度開延英一日行之

唐未即於朔望日入閣正觀殿行入閣自後唐至國

朝並於文明殿行入閣皆非便殿或指朔望宣政為

誤說也脩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為參詳之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脩啓曩一作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



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斗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敘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一作自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為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為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樂秀才第一書

景祐三年續添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為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



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為慙自冬涉春陰  
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  
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  
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  
磨飾染濯之所為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  
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  
內者實而後發為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  
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  
學者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  
之繫易周公之作書而子夏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

自以為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為人皆  
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  
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為華張其言以為大夫  
強為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兵為  
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  
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  
竊讀足下之所為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  
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鑿而  
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  
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脩見惡於時棄



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廷下過禮之以  
賢明巧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為報以塞其  
慙其頓首

京本英離類書卷之十二書言是竟頓首類

其一居士集所無今錄如右其二雖載居士集而

用字或不同併列于左

見卷之二十七

### 外集卷第十九

按居士集第四十七卷有答宋咸書論補注周易

其末云屬出疆忽忽不具蓋至和二年冬也今此  
卷所載次年夏答咸之書謂去冬不皇為答得非  
前書之後咸復有書而未答耶

**答宋咸書**

茲者人至

此字一

**與王深甫論世譜**

前世真蹟世字況一人之力

真蹟

以下有

**同前**

以集古跋卷公紀德賜觀之時此他正論此事其書百四十年處疑脫零數

**同前**

代亡代一作

**與蔡君謨書**

自三代

此下秦漢二字奔走

此下險阻四字不

足以示人

不字上一

自傳

此下有也字







外集卷第二十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

策問

問進士策題五道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懋彰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爲詠歌歡懌悲瘁宜若所繫者未爲重矣然子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

問古之爲聖人者莫如舜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顏回仲尼稱虞舜不可及而顏氏其殆庶幾至其稱舜之所爲則曰好問而好察邇言而已稱顏氏之好學



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然則如是者是為不可及與庶幾乎

問漢宣中興丙魏為相後之人言為相之賢者必稽其官其有興樹之業顯於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功德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槩而已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

問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獨行夏之時說者曰夏時質也忠質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獨曰從周之文使夏之時為正則商周之時不正乎周之政尚文則夏商之政無文乎夫周以子則今之冬十一月乃

春正也商以丑則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頒春正於天下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歟夫君臣之相和父子之相愛兄弟夫婦之相為悌順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義以制之禮樂以和節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無文則夏商之世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制歟說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於後儒之妄也忠質文亦出於後儒之妄也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則孔子安有行時從文之說

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



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  
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為田幾何其牧養之地  
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為田幾  
何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  
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

謚議

贈太尉夏守贊謚議

議曰謹按謚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曰僖今考  
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軍校歿戰陣遂獲賞延子以君  
命死道塗得謚莊一作恪公自束髮已能孝謹遭

先帝給事左右材敏自力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  
宿衛王宮出領節旄入登樞輔安享榮寵六十餘年  
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丹未和再駕河北  
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奔走自效不暇過於私家親  
暱雖至未嘗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  
朝用此尤加獎擢昨者西師始出父子迭行北顧之  
憂選任居首迫於奄忽厥用未彰較其始終其迹可  
見所謂勤勞著於奕世恭慎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  
以節惠謹合二灋謚曰忠僖謹議

齋文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伏以積仁累德王業始於艱難追遠奉先孝治刑於遐邇式臨諱日祇率舊章順祖惠元睿明皇帝肇啓慶基克光前烈昭聖謨而貽厥隆廟德而可觀今皇帝嗣繼大明克昌盛業屬諱辰而增感因佛事以薦嚴順祖皇帝伏願如在之威巨百年而可畏無疆之祚佑億世以垂休今皇帝伏願聖壽延鴻丕圖永固然後願鈞衡舊德宗室羣英下洎臣民咸均福祐

祭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脩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脩扶護毋喪歸禘先誠大事有日陰雲屢興脩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何窮尚饗

祭五龍祈雨文

一作祭五龍神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飢民食糴麥爲命而天久不雨苗將槁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雨者龍神之所作其忍不爲薄奠拙辭致誠而已尚饗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



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冤枉之無誹刑  
罰之不明此人力能爲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  
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  
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  
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  
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爲病  
恙災殃以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戶人皆受其災雨雪  
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閱之

祭東嶽文

某比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開方巾車而即路屬暑日

之時行輒以愚誠仰干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  
清颺而散陰暴秋陽以涸轍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  
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爲報一觴之潔謹用薦衷尚  
饗

祭金城夫人文

脩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  
夫人之靈脩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葬千里之  
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尚饗

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



為之取富與貴不為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  
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  
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  
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  
於久念昔居穎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  
送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況如子者豈止  
一邦之賢舉觴永訣夫復何言



外集卷第二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一

譜

**石本** 歐陽氏譜圖序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  
子於會稽使守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于允常  
子曰句踐是為越王越王句踐傳五世至王無疆為  
楚威上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皆受封於楚而無  
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為歐陽亭侯其後  
子孫遂以為氏當漢之初有仕為涿郡太守者子孫  
遂居于北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千乘



之顯者曰生字和伯爲漢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字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質以其族南奔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不顯至其孫願願子紇仕于陳紇子詢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又爲吉州安福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脩之皇祖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實爲吉州永豐人也蓋自亭侯

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可紀者千乘渤海而已千乘之族自生傳八世至歛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皆微弱遂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共同異列其世次爲譜圖一篇自景達以後始得其次敘

譜圖



景達 生子

僧寶 生子

顧 生子

統 生子

詢

詢 生子

長卿 子

盛 子

約 生子

胤

論 子

肅 生子

邃 子

明 子

通 子

幼明 子

和 生子

琮

自琮已下譜亡至其八世孫曰萬始復見于譜

萬 名一子

某 子

雅 生子

效 生子

謨

幼讓 子

楚 二生三名七子

某

某

遠

託



託  
子生三

郭  
子生八

俊  
子生一

伸  
子生一

儀  
子生四

翔  
子生一

宏  
子生二

猛  
子生二

谷  
子生二

寬  
子生五

葛  
子生三

至

起

麗

綬

煥

炳

曦

暘

暉

鑒

霈

曉

藹

昞

脩

任  
子生一

信  
子生一

信  
子生一

偃  
子生三

載  
子生一

素  
子生三

端  
無子

端  
無子

觀  
子生一

晃

暘

暉

鑒

霈

曉

藹



旦  
子生二

宗古

曄  
子生三

宗顏

宗閔

宗孟

翦  
子生三

暹

凱

勳

羽  
無子

景

穎  
子生二

佺  
子生二

敬  
子生三

邦  
關

顛  
名生一  
亡子

昱

頊  
名生一  
亡子

惟歐陽氏自得姓以來子孫衆多而譜隨親疎宜有  
 詳略其上世遠而支分疎者事或具於史或各見其  
 家譜今自吉州府君而下具列如左

吉州府君諱琮葬袁州之萍鄉而子孫始家于吉州  
 當唐之末黃巢攻陷州縣府君率州人扞賊鄉里賴  
 以保全至今人稱其德



安福府君諱萬事述

處士諱雅字正言高年不仕德行稱於鄉里夫人龍氏

韶陽府君諱效字德用為韶州韶陽上簿夫人周氏處士諱託字達明隱德不仕鄉里稱之凡民有爭決之官府者後多復訴訟有從處士平其曲且者遂不復爭夫人王氏

令公府君諱柳字可封江南唐為武昌令吉州軍事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楹鄉人以

所感為著賦頌享年九十有四葬歐桂里橫溪保之

鷺湖夫人劉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夫人累封楚國太夫人

屯田府君諱俊第三仕南唐為洪州屯田院判官享年五十七葬栗源夫人李氏

處士諱伸第三守道不仕享年七十有二葬滁陂夫人蕭氏

屯田府君諱儀第三字象之仕南唐舉進士及第官至屯田郎中府君之登進士第也父母皆在鄉里榮之乃改廬陵之文霸鄉安德里為儒林鄉歐桂里其



所居履順坊為具慶坊享年五十有五葬官山夫人王氏

處士諱任第七守道不仕夫人王氏張氏

靜江府君諱信第四仕南唐為靜江軍團練使據宋

撰安福太君墓志列序八子官封云信為靜江軍團練使兼憲秩南唐官品疑與今異享年二

十有五葬曾家庄夫人郭氏

令公府君諱偃第十四少以文學著稱南唐恥從進士

舉乃詣文理院上書獻其所為文十餘萬言召試為

南京街院判官享年三十八葬吉水之回陂夫人李

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夫人累封吳國太夫人

處士諱佺第二晦迹不仕享年四十有七葬東田大

人陸氏

工部府君諱倣第四仕皇朝為許田令葬奉新累贈

工部侍郎夫人李氏

處士諱翱事迹闕

處士諱宏事迹闕

處士諱猛葬馬家坑夫人鄭氏

水部府君諱谷為筠州團練副使官至檢校水部員

外郎葬傅家坑夫人王氏



封州府君諱寬為封州司理參軍葬早禾坑夫人邊氏

工部府君諱載字則之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歐陽氏自江南歸朝以進士登科者自府君始為人方重寡言真宗皇帝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拜監察御史後知泗州毀龜山佛寺誅妖僧數十人為政清廉簡靜所至官舍不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拾者官至尚書工部郎中享年六十有八夫人金豐縣君米氏

處士諱素事迹闕

處士諱端事迹闕

崇公諱觀字仲賓事具瀧岡阡表享年五十有九葬吉水沙溪之瀧岡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崇國公夫人彭城郡大君鄭氏累封魏國太夫人享年七十有二祔葬瀧岡處士諱旦隱德不仕事母以孝為鄉里所稱葬烏龜塘夫人彭氏

兵部府君諱暉字日華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都官員外郎歷知桂陽監端黃永三州所至有能稱尤長於決疑獄所得俸祿分養孤遺其兄之子脩少孤



教之如已子享年七十有九葬安州應城之彭樂村  
夫人福昌縣君范氏其後兄子脩者以參知政事遇  
今上登極恩贈府君兵部員外郎

處士諱翦事迹闕

處士諱羽事迹闕

職方府君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尚  
書職方郎中歷知萬峽鄂歙彭岳閩饒八州為政務  
嚴明有威惠以本官分司享年七十有三家于荆南  
遂葬焉夫人廣陵縣君曾氏  
奉職府君諱顛為三班奉職

殿直府君諱頊為右班殿直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  
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即為高祖下至五世玄  
孫而別自為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  
於譜若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為別凡遠者疎  
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  
自為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  
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  
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例而審求之

諸房譜皆以  
此圖為首

**集本** 歐陽氏譜圖序



吉州 廬陵縣 儒林鄉 歐陽里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

子於一作子會稽使守禹祀傳二十餘世夏商周以世

相至於允常允常之子曰句踐是為越王越王句踐

卒子王鼫與立自鼫與傳五世至王無疆為楚威王

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濱於江南海上皆受封於

楚有封於歐陽亭者為歐陽亭侯歐陽亭在今湖州

烏程歐餘山之陽於烏程餘山一作而無疆之子蹄封

其後子孫遂以為氏漢高祖滅秦得無疆之七世孫

一有開搖復以為越王使奉越後而歐陽亭侯

之後有仕漢為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一居冀

州之渤海一居青州之千乘十四字一作或居青州

海其居千乘四字一作顯者曰一字有生和伯仕于漢世

為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其居渤海

海字一作顯者仕于晉最顯一字無曰建字堅石所謂渤

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

兄子質以其族奔于長沙由是子孫復于南仕于陳

者曰頽威名著于南海頽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于

唐尤顯皆為名臣其世居長沙猶以渤海為封望自

通三世生琮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今為吉州



言水人也自琮八世生萬萬為安福縣令萬生其其  
生雅雅生效效生託託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于八  
人於世次為曾祖今罔所列子孫皆出于八祖自安  
福府君以來遭唐末五代之亂江南陷于僭偽歐陽  
氏遂不顯然世為廬陵大族而皇祖一有少府君以  
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  
天下一八祖之子孫稍復出而仕宦然自宋興三十  
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于科者四人後  
又三十年其與其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殆將  
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纔二人蓋自八祖以來傳

六世百年或絕或微分散扶疎而其達於仕進者可  
其遲而又少也今某獲承祖考之餘休列官于朝叨  
竊榮寵過其涯分而才卑能薄泯然遂將老死於無  
聞夫無德而祿厚也適足以為身之媿尚敢以為親  
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君  
而下遭世故而無所施焉某不幸幼孤不得備聞祖  
考之遺德然傳於其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  
為吏以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于  
其子弟者獲承其一二矣某又嘗聞長老言當黃巢  
攻破江西州縣時吉州尤被其毒歐陽氏率鄉人扞







詢生四

長卿

遠

約

胤

蕭

頌

倫

幼

和

景

自琮以下七世其譜亡琮之八世孫曰彪彪弟曰萬

萬生某某主雅自萬以下世次具如左

萬名生一子

某

雅

效

幼讓

琮

楚

戊

第二子

長子

遠

託

謨



訖  
子生一

鄒  
子生八

俊  
子生一

伸  
子生一

儀  
子生四

翺  
子生一

顥  
子生二

猛  
子生二

谷  
子生二

宮  
子生四

葛

至

起

綬

麗

煥

炳

曦

暉

晃

煦

鑒

霈

昞

脩

宗古

宗道

宗顏

伍  
子生一

信  
子生一

偃  
子生三

載  
子生一

素  
子生一

觀  
子生二

旦  
子生二

曄  
子生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世次為譜圖一篇而略存其舊譜所載舊譜前列  
魏司空清河崔林宋太保王弘齊太尉王儉梁御史  
中丞王僧孺尚書兵部馬將臣賈贄等上又列唐吏  
部尚書高士廉中書舍人徐令言等重定其譜多載  
千乘之族至歛而止魏晉已後無復次序疑其脫亂  
不真其尤可疑者漢書曰生子而譜自涿郡太守  
而下列其十世而無生太守亡其名字有其夫人曰  
楚春申君之女也生子曰睦字公安睦夫人陳氏生  
子曰欽字子敬欽夫人張氏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  
皆不著其字而云同受業於濟南伏生容為博士其

夫人夏侯氏生子曰巨字孝仁巨夫人戴德之女生  
子曰遠字叔遊遠夫人倪寬之女生子曰高字彥七  
高夫人孔安國之女生子而亡其名有其字曰仲仁  
仲仁夫人趙氏生子曰地餘字長賓地餘夫人戴氏  
生二子曰崇曰政政字少翁夫人孫氏生子曰毓字  
正思漢氏以歛為和伯八世孫然今譜無生而有容  
又云容受尚書於伏生自容至歛八世疑漢所謂歐  
陽生者以其經師謂之生如伏生之類而其實名容  
容字和伯於義為通此其可疑者也漢書曰高字陽  
而譜字彥士小不同此不足怪其夫人世家無可考



證莫知其是非故存之至於他說可知其繆者皆不  
錄渤海之族自景達以下至于通事見于史記譜尤  
詳自幼明以下至于今或見于譜或得于家而多闕  
謹錄乎左以俟乎將來

自此後歷序譜中名字官壽  
壽數喪葬及夫人名氏有事

迹可紀者各  
隨其人紀之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  
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玄孫而別自為世如此  
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  
有遠近親疎之限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  
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自為世則各詳其親

各承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  
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  
此譜為例而審求之

外集卷第二十一

前賢遺文往往集本異於石本按公集古錄跋盤  
谷詩序云以集本校濟源石刻或小不同疑刻石  
誤竊謂非誤也後或改定爾故此譜不敢專以碑  
為正而存集本於後



集本歐陽氏譜圖序

凡玄孫毓字上一字彥士仕世

帝又作

譜圖二本其甚不同者如集本載寬四子素一子皆不名曉而石本則謂寬之第四子素之第二子皆名曉豈曉當出繼耶又集本肅生一子顓唐書世系表亦同而石本無之其間世次與表又多差殊二書皆經公手不應異同如此當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外集卷第二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二

譜  
牡丹記附

硯譜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為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為上又以貯水不耗為佳有鸚鵡眼為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巖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為貢亦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歛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為貴其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鋸者尤



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礪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  
端溪以北崑為上龍尾以深溪為上較其優劣龍尾  
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

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文有花浪與牛角無  
異然頑滑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

歸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麤亦頗發墨  
歸峽人謂江水為沱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  
人世未嘗有余為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  
聞爾

青州紫金石文理麤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

鐵硯製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  
人亦罕用惟研筒便於提携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  
爾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  
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猷甚奇此硯  
以為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銚者  
尤發墨歛石多銚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  
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  
然稍麤者損筆鋒石末本用維水石前世已記之故



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斲以為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盆甕片研墨作文書尤快也號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為第一而今人罕用矣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嚮時有著作佐郎劉義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之家未甚有而義叟物故獨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之

一余置中書閣中尤以為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爾

記

洛陽牡丹記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眾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七字一作終列第三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



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  
有黃芍藥緋桃一有碧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  
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  
赤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壯  
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一有可知也其愛重之  
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居一作三河間一有古善地昔  
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  
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  
它方異予甚以為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  
入貢道里一有遠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混倫

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遍被四方  
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  
推於物也亦宜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  
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隔一作并而不相和入故  
物有極美與一作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  
其美與夫癭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  
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圓一作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  
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  
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  
物不常有而為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



不為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一作止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

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鞞紅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藥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鹿麕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撇紅

玉板白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鹿麕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撇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

來紅添色紅九藥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魏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一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朵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真宗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人善別花見其樹知為某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斲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



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  
魏氏曰收十數緡其後破亡弼其園今晉明寺後林  
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一作棗花傳民家甚多  
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  
花王今姚黃真可為王而魏花乃后也鞞紅者單葉  
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  
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駝駝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  
腰帶鞞故謂之鞞紅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  
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添色紅  
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

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一作本  
肉紅如鴻鵠羽色細葉麤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  
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倒暈檀心者多葉  
紅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深色近  
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撇紅者多葉  
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手指撇之九葉真珠  
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蹙其葉  
為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花洛花以穀雨為開候而  
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葉紅  
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



如蓮花萼左花者千葉紫花

一有出民左氏家字

葉密而齊如

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為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園有此花洛陽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為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

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也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朶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篆音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為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為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為第一



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  
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為高第大  
抵丹延已西及襄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人皆  
取以為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  
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今  
時有五字一作當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一作什而寂無傳  
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  
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  
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花自古未有  
若今之盛也

風俗記第三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  
擔者亦然花開時上庶競為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  
有池臺處為市井張幔帝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  
陂堤張家園棠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  
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  
為留守時始進御歲遣衙校一負乘驛馬一日一夕  
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朵以菜葉實竹籠  
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乃數日不落  
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



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斲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  
篦子人家治地為畦塍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  
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或是西門俗但云門  
園子亦由今俗呼皇甫氏多只云皇  
家豪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秋時立契  
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  
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蘄殺與之魏花初出時  
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尚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  
前過此不堪矣范之木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  
泥封裹用軟土擁之以弱筆作庵子罩之不令見風  
日惟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花

之法也亦用瓦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  
飲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蟲食白飲能殺蟲  
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未出或日西  
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正月  
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  
朶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朶謂之打剝懼分其  
脉也花纔落便剪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  
既去翦庵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辟霜  
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  
舊者蓋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其旁又



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麩花工謂之氣窻。以大鍼點硫黃末鍼之。蟲乃死。蟲死花復盛。此鑿花之法也。烏賊魚骨以鍼花樹入其膚。花輒死。以花之忌也。

牡丹記跋尾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敬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衆體皆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彙。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畫錦堂記。余家集古錄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入於毫。以模木遺予。使予復於闕而凶訃已至。于毫矣。蓋其絕筆於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外集卷第二十二

硯譜

惟此品石

此一作歸峽。此下有間字。

牡丹記花品序

以自私有也。字偏氣之美。一作偏萬。

物之一怪也。或無字。

花釋名

或以氏。以姓字。下一九蔡真珠。此下一有司馬。



坡坂一作鬻其園此下宅字因曰一作園有一白點如珠

而葉密一作點白如珠其葉丹州延州花此下脫崇德

寺一作崇如拍板此下有不過一二朵作兩此花

點矣作此其丹延巴西作已巴

風俗記以萊葉作用尤著者此下或有或用日未出

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

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一作或用日朱出秋時西或

日乃澆十月十一月澆三以鍼花有用字上一入其膚

花輒死膚一作皮士大夫家有公牡丹譜一卷乃承平時印本始列

花品序及名品與此卷前兩篇頗同其後則曰叙

事宮禁貴家寺觀府署元白詩譏鄙吳蜀詩集記

異雜記本朝雙頭花進花丁晉公續花譜凡十六

門萬餘言前題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某撰後

有梅堯臣跋蓋假託也姑以三事明之公之花釋

名大槩謂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雖盛然沈宋

元白未嘗形容其美且異劉夢得亦止云一叢千

萬朵而已蓋言今之名品當時未有而此乃以元

白常花唱酬為一門一也花譜蔡君謨所書至今

流傳熙寧元年公跋云君謨絕筆於斯文安得此



萬餘言者二也梅之後序云公初筮西洛作花品  
及參大政亦有謝西京王尚書牡丹詩案梅以嘉  
祐五年四月卒是冬公方入西府明年遷參政其  
妄尤甚三也此初無足辨特以印本流傳恐後人  
或信耳



外集卷第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三

雜題跋

書李翱集後

予為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翱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橐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畢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



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篥者箎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

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淳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



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  
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  
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  
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  
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  
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  
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  
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  
之得者直作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今  
而未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入心  
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橐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  
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  
也余今得聖俞之橐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李翱文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誠  
一作識其性當讀復作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  
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  
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為秦  
漢間好俠事一作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一作人者也  
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



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  
上下其論也凡昔作一翺作一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  
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  
之而作一無時爾此其作二推是作一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  
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  
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  
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  
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悲之心為翺所  
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  
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

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

知一作翺憂者又皆

賤

一作疏

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

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

右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景皇

一作祐

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脩書

書春秋繁露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  
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  
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  
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



者獻三一作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  
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  
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  
以舟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  
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  
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  
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

右唐韋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無  
所謂西澗者獨城之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  
但為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潮不至此豈詩  
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耶然當時偶不以圖經考正  
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郭負外新授滁陽欲以此事  
問之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  
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  
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  
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  
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



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為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編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

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冤怨一作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



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

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書冲厚居士墓銘後